

給媽媽的禮物

黃奕雯

比比出生前，我跟老公都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。我在化學系，他在計算機科學系。當時的我們，兩個博士班學生，雖然努力做實驗，發表研究成果，卻都在不上不下的階段。我那時已經念到第六年，感覺離畢業遙遙無期。想來想去，我覺得生個小孩可能會讓我更清楚自己到底想不想念完博士班，把學位拿到。二十九歲的我，一來不知道學位還要念多久，二來也覺得人生不能等，想生小孩就該生，所以就做了跟一般人不一樣的決定，在念博士班時生小孩。

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，近幾十年，沒有一位哈佛化學系的女博士生做過這種事。念化學系的女生本來就少，大多要在實驗室長時間地做實驗，博士班期間已婚的已經不多，結婚的也都希望盡快拿到學位，不會考慮生小孩，怕指導教授反對，直接影響到拿學位的可能性。

我呢？反正已經念到一個瓶頸了，也不知道到底喜不喜歡或是念不念得完，所以就生個小孩吧。

只是我萬萬沒想到會生出一個聽損兒。

我也萬萬沒有想到，聽損帶給我多少禮物！

當時的我只知道，我必須要在比比三歲前盡我所能的，讓他接受早療的服務，帶他去上各種課。所幸我和老公的指導教授給我們的彈性都很大，沒有多給我們壓力。其實當時就算有其他的壓力，我們也管不了那麼多了。比比的黃金語言期是最最重要的，其他的，都沒那麼重要了。我們的生活目標頓時變得清澈，所有事情的先後順序自然成形。

開始去TL之後，某次家長團體，大衛教授有感而發地提到，他四十餘年的觀察下來，跟聽損兒的成就最息息相關的，不是家庭經濟能力或是社經地位，也不是天份或運氣，更不是聽損程度。真正影響聽損兒成就的，是媽媽的自信程度。不是爸爸的，是媽媽的。但這不是因為爸爸比較不關心或是對小孩付出不夠，因為去家長團體的也有爸爸，也都盡心盡力。為什麼是媽媽，大衛教授也沒有好的解釋。但是他的觀察是，媽媽如果有自信，小孩的成就就高。媽媽如果沒自信，小孩的成就就低。就這麼簡單。

由於大衛教授接觸過的聽損家庭成百上千，他歸納出來的結果，在我們心裡的重量不可言喻。那時比比不過五六個月大，我還在痛苦地努力接受他是聽損兒的事實，總覺得像在茫茫大海中，非常迷惘，困惑，難過。聽到這個說法，我彷彿在大海中

看到岸邊，心想：「那我就努力建立自己的自信就好了！這是為了比比의未來而做的！」那時只覺得，我終於知道重點要放在哪裡了！

當然我不知道大衛教授是單純告知觀察結果，還是知道這是鼓舞媽媽們最快的方法，但我知道，很多媽媽聽進去後，會開始努力提高自信，而這也的確是開啟正向迴路最有效的方法。為了孩子，我們努力做對【自己】的自信有幫助的事。

本來在比比出生六個月前，我曾經考慮過中斷並放棄學業，全職在家照顧比比，讓他有更多時間去參加各種早療課程，多加強語言輸入。但聽了大衛教授的話後，我開始思考什麼才是對我的自信最有用的強心針。我終於下定決心，不能為了照顧比比而放棄我的學業及曾有的許多抱負。我必須為了比比，更咬緊牙根，把學業完成，拿到我的博士學位，重建自信。比比的黃金語言治療期固然重要，我的自信心顯然對他的一輩子更重要，所以我必須要把眼光放遠，相信我需要為了他，耕耘我的學業，重視我的自信。

琳及蓋莉安（我們早療的聾人老師）也都非常支持這項決定。她們深知，幫助聽損兒，重點要放在幫助家長身上。有了自信及樂觀的家長，孩子的未來就會充滿自信及陽光。如果只把重點放在孩子的語言輸入，而忽略了家長的身心健康，這個家有可能走不遠，家長們會因壓力過大或是長久忽視自己，反而造成怨懟，把一切歸咎於聽損或聽損兒的存在，造成負面的影響。

比比小的時候，我沒有太多餘力去咀嚼大衛教授話裡的深意，只能照著做。

所幸有照著做。

知道自己必須為了自己的自信，比比的自信，把博士學位拿到後，我把重點放在如何順利執行。但我也知道，學位進展速度會受到影響，所以先跟指導教授溝通好。我跟老公都盡量一起去TL，在家參與比比的早療及各種評估。找到可信的保母，白天讓比比去保母家，接觸英文，晚上在家我們努力進行語言輸入。我們不求快速拿到學位，不給自己過大的壓力，但求穩紮穩打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其實在學生時期生小孩，帶給我們時間上更大的彈性，讓我們可以帶比比上早療的課程，比上班族還要有辦法兼顧。

比比一歲後，語言輸入的成果開始展現，我們也開始有了當爸媽的自信，可以比較安心地做我們的研究。隨著比比的年齡增長，語言持續進步，我們兼顧研究及父母職的信心也增加。終於在比比三歲前後，我跟老公前一後畢業論文口試結束，雙雙拿到博士學位。

聽損，帶給我的，不只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比比，還有重生的自信及勇氣。

大衛教授一席話，改變的不是只有我一個而已。

跟比比同一期間在TL，有另一個小弟弟，他的媽媽安娜，也在TL期間有重大的改變。安娜本身有輕度的聽損，但從小不願意接受自己有聽損的事實，所以沒戴過助聽器，也不願面對自己的聽損。等到生出聽損兒，加入TL家長團體後，安娜跟我一樣努力積極地幫助自己的孩子，參與家長團體。她最開始加入時，極度不願意提起自身的聽損。過了幾個月後，慢慢願意接受自身有聽損的事實。然而遺傳性的聽損帶給她的罪惡感揮之不去，每每想到，總有流不盡的眼淚。但參加TL家長團體，給了她一個可以痛哭可以完全發洩情緒的空間。跟我們每一個人一樣，每大哭一次，心裡的傷就會好一點點。大衛教授潛移默化之下，安娜為了孩子的自信，開始努力建立自信，給自己面對家族性聽損的力量。兩三年下來，安娜慢慢地前進，慢慢地改變，為了自己，也為了孩子。她開始配戴助聽器。從一邊，到雙邊。從留頭髮把助聽器遮住，到慢慢願意把頭髮順到耳後，露出兩個助聽器。安娜後來又生了一個孩子，一樣有輕度的聽損。這次，她哭得沒那麼兇了。哭，還是會哭，但她很快就帶新生兒去配助聽器，因為她知道沒什麼好怕的了。她自己小時候沒戴助聽器都能從名校畢業了，她的孩子更早戴助聽器，一定有美好的將來在前方。而且，他們有彼此！

除了安娜之外，同期還有潔米。潔米高中就輟學，懷了孕，生了聽損兒後，就來參加TL。潔米的男友，孩子的爸爸，會幫忙照顧孩子，但因為兩人都年輕，所以也需要靠他們的爸媽幫忙。潔米比我們都年輕許多，還有著十七八歲的小女生的樣子。在家長團體裡，潔米相形之下就天真許多，少了些擔心，也少了些穩重。但家長團體裡的討論及成長，在潔米的身上，力量更是強大。她曾提過其實她的學習能力很強，在學校時成績不錯，只是因為交了些朋友，開始不在乎課業，然後交了男友很快懷孕生子後，就放棄學業了。我們在家長團體裡，不會互相給別人建議，純粹只是個分享的園地。大衛教授從來也沒有指點任何人，叫他或她應該返回職場或是校園。大家只是靜靜地聆聽，分享自己的情緒跟想法。但漸漸地，潔米開始改變。她開始去打工，然後發現自己學歷的不足，所以萌生了回到校園的念頭，從補修高中學分開始。兩三年下來，潔米已經從一個輟學的高中生變成在區域大學主修幼教的大學生了。上次聽到她的消息，是她已在幼稚園當實習老師了！

我想如果比比不是聽損兒，如果沒有大衛教授精萃的重點傳授，或許我早就在比比小時候放棄學位，同時也可能放棄了我的自信，我自己的未來。我現在所擁有的，是努力累積且致力保護的我的自信，是完成了自己年輕時實現自我的夢想。我沒有因為比比放棄了自己什麼。相反的，因為比比，我多得到了好多好多！

誰也想不到吧！

註：

TL 是 Thayer-Lindsley Program, 是在 Emerson College 成立專門為聽損兒家庭服務的中心。裡面有訓練大學生及研究生成為語言治療師的課程，提供聽損兒早療服務。聽損兒上語言治療課時，家長們則參與由一位資深教授（大衛教授）引領的家長團體，以提供更完整的家庭服務幫助聽損兒。



照片為作者哈佛博士畢業典禮當天，肚裡懷著弟弟，跟爸媽及比比合照。



~~~~~  
黃奕雯，哈佛物理化學博士，女科學家，現居美國灣區，任職儀器公司研發部門。

博士班期間生了聽損兒比比，因接觸早療及家長團體，體認到「聽損是我們的老師」，從此踏上更開闊更自在的教養之路。畢業後生了高敏感的弟弟，漸漸發現麤質對弟弟情緒會有影響，開始隨時研讀「食品成分」的日子。兩兄弟迥異的個性及需求帶來生活裡莫大的喜悅、挑戰及趣味。希望藉文字的力量打造出更包容千里眼比比及順風耳弟弟的空間。現為親子天下嚴選部落客，經營「聽損是我們的老師」臉書粉絲團。

~~~~~